

陳映真小說集 5

1983-1994

鈴璫花

鈴璫花／

山路／

趙南棟／

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沈落



洪範書店

洪範文學叢書 ③05

陳映真小說集 5〔1983-1994〕

鈴璫花

陳映真

洪範書店 印行

洪範文學叢書 (303)

陳映真小說集 5 [1983-1994]

鈴璫花

著 者：陳映真

發行人：孫玫兒

出版者：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廈門街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

電話 (〇二)二三六五七七

傳真 (〇二)二三六八三〇〇一

郵撥 〇一〇七四〇二一〇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法律顧問：陳長文 蕭雄淋

初 版：二〇〇一年十月

定價二五〇元

(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翻印必究

ISBN 957-674-219-6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鈴璫花／陳映真著.--初版.--臺北市：

洪範，2001〔民90〕

面：公分.--（洪範文學叢書；305）（陳
映真小說集；5）

ISBN 957-674-219-6(平裝)

857.63

90016248

目次

鈴璫花

山路

趙南棟

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

1

51

93

203

鈴璫花

一九五〇年。

我一個人蹲在坎頂上一座廢棄的磚窯旁邊，看著早上九、十點鐘的太陽，透過十月的鶯鎮晴朗的天光，照在坎子下一片橙黃色的稻田。坎子上面的這廢窯，隔著約略四十公尺的斜削的險坡，和坎下的一排林投樹林相接。這一整個斜坡，數十年來，一直是這附近一帶的陶窯丟棄它們燒壞了的陶器的場所。一大片或橙黑、或焦褐、或破損、或變形的陶器的屍體，在越發明亮起來的陽光裡，越發散發出一片橘紅色的微光，恍惚一看，竟把雜亂地生在斜坡上的野草，也烘托成橙黃的顏色了。斜坡的很遠的一端，正有幾個窮人的孩子，帶著一隻黑色的土狗，撿拾著可用的盤、碗、小甕之類。有一個男孩輕輕地滑下斜坡，響起一陣輕脆的陶物相擠碰的聲音，連同小孩的嘩

笑和狗的吠聲，傳了過來。

事實上，方才我也撿到了幾樣很好的東西：一隻深咖啡色的煎藥壺，一隻稍微傾斜的，畫著兩隻突睛金魚的粗瓷大盤。我把它們都放在我和曾益順共有的秘密儲藏室——廢窯裡了。這時候，忽然從鐵路那邊的鶯鎮國小，飄來一陣又一陣琅琅的讀書聲。我的心中，驀然泛起了一陣寂寞。我瞞著家裡，天天跟著阿順逃學，竟而已經三天了。

第一天逃學，實在是爲了太想看看曾益順飼養的小青蛇，才跟了阿順到這廢窯來的。

那一天，曾益順拉著我的手走進了廢窯。我終於看見了養在一個肚子上裂開了一條細縫的大水缸裡的，暗綠色的小蛇。曾益順得意地從另一個養著野蛙的水缸裡，抓出一隻隻灰色或者土色的小蛙，丟到蛇缸裡。那原本不住地慌忙著試圖把頭伸出缸外，卻總是不到水缸的半腰就滑落到缸底的小蛇，在我還來不及看清的瞬間裡，就把那不住跳動的泥色的青蛙，含在嘴中，只讓兩條掙扎著划動的蛙腿露在嘴外。青蛙「唧——唧——」地悲鳴著。那暗綠色的小蛇，卻只消幾個吞嚥，就把整隻青蛙吞食了。我看見那原本細瘦的蛇頸，因爲一團蛙肉而脹大起來，並且十分緩慢地向著蛇身

移動。就這樣，我們把一隻隻青蛙丟進蛇缸裡，直到小蛇再也吃不動了，懶懶地注視著兩隻青蛙瑟縮在身邊，才爬出了廢窯。

就是那天，曾益順幾經考慮，答應了讓我也共有這個廢窯，卻不是毫無條件的。

「第一，要守秘密。」

比我高了一個頭，黝黑而粗壯的曾益順說：

「第二，要把自己最愛的東西，放到窯裡去。」

第二天，我把一截姊姊做裁縫用的粉筆、一座日本人留下來木雕彌勒笑佛，從家裡偷出來擺在廢窯裡。但無論如何，我總覺得自己的貢獻，怎麼也比不上曾益順的小蛇和一缸子野蛙，而感到羞愧。然而，曾益順卻對那一座撫腹大笑的彌勒佛十分稱意，以為有了它鎮坐在窯中，可以驅除夜中來到廢窯裡借宿的孤鬼和游魂。而從此，我們在進出廢窯時，無端地多出一道向著廢窯合十的儀禮了。

「不許這邊走！聽到了嗎？回去……回去！」

聽見曾益順的聲音，我霍地繞過了廢窯。

「阿順！」我叫著說。

我看見曾益順伸開兩手，背向著我，站在通往廢窯的小徑上，阻攔著滿身襤褸的一個小女孩、兩個較小的男孩和一條壯碩的黑色的上狗。

「這路也不是你的……」那爲首的，抱著滿懷撿來的瓦盆和大小陶碗的女孩說。

「這路是我開，這樹是我栽……」

曾益順唱著說。黑狗「汪汪、汪汪！」地叫了起來。「×你娘哩，你吠個什麼×！」曾益順怒聲說，撿起石頭，向著往後逃竄的黑狗擲去。女孩和男孩悻悻地調轉頭走了。

「凸肚屍，你半路死唉……」

女孩在半路上開始咒罵起來了。狗依然汪汪地叫著。

「這路若是你的，脫下褲子圍起來吧！」女孩自恃必在石頭扔不到的距離，大聲叫嚷著，「你凸肚短命，沒好死啲！」

曾益順默默地向著廢窯走來，額頭上蓄積著一層單薄的汗珠子。當他走過我的身邊的時候，我聽見了束緊在他的腰上的魚籠裡，有東西不斷地跳動，發出沉悶的「撲、撲」的聲音。我知道，那是小青蛇的餐點——青蛙。

一陣微風帶著時強時弱、時近時遠的風琴聲，向著坎頂上的廢窯吹來。在琴韻

中，我聽見這整齊的歌聲：

——太陽出來亮晃晃，

中國的少年志氣強，

志氣強唉……

啊，都第二節了，是中年級的唱說課，我想著。我於是想起了坐在風琴前時還能露出大上半身的、瘦高的陳彩鸞老師。她老是把「志氣強」唱成「住氣強」。我對自己微笑起來。

「……志氣強——」我輕輕地唱了起來。然後又學舌地，搖晃著肩身，唱著：

「中國的少年，住氣強——唉……」

「早上，餓過了嗎？」

曾益順把頭探出窗外，問著說。

「嗯。」我說。

「不要餓得太飽。」阿順苦著臉說，「脹死了，找你賠。」

我看見阿順爬出窯口，草草地向著黝暗的窯內合十一拜。風琴聲和學生們的歌聲又飄飄忽忽地傳來。我們靜默地望著坎下金黃色的、廣闊的稻田；望著在十月的微風裡無甚興致地搖曳著的竹圍，耳朵和心裡卻不約而同地傾聽著從國小那邊流洩過來的風琴聲和歌聲。

「明天，我不想來了。」

我望著遠處稻田和溪埔相接的地方，悠悠地說。

阿順喫驚地回過頭來望著我。

「我想回學校去。」我低下頭，囁嚅著說。

「好嘛。」沉默了一會，阿順說，「明天，我一定帶筍龜來給你。」

「騙人。」

「爲什麼？」阿順說：「咦呀，爲什麼？」

「因爲十月裡，沒有筍龜，」我說，「你自己說過的。」

阿順沉默了。

「有是有的。」阿順終於說，「有是有的啦。只是要往尖山的山頂上的竹林去找。老筍龜，全在那兒。這麼大……」

阿順把兩個姆指併排起來，以像老筍龜之大。

「真的？」

「真的。」阿順說，憨厚的臉上，突然輕輕地闇淡了下來，「只是我二叔不能再帶我上山去了。」他憂心地說，「我二叔，他快死了。」

「噢！」

兩個多月前，颱風帶來連日的豪雨，使大漢溪水哄哄地上漲了。風雨一歇，阿順的二叔和別的鄉下小伙子，跳到洶湧的溪流中去鉤拖大水沖下來的流木當柴火，不慎被一大塊深山流下來的大材，從胸背猛撞了一下。及至被救上岸來，阿順他二叔當下就吐了幾口殷紅的血水。據說就從那時直躺到現在，不能起來。

我們倆又沉默起來，聽著嗚嗚的風琴聲。

「我帶你看兵仔好了！」

「真的？」

「真的。」

「我不敢。」

我睜大眼睛說。

學校後壁，有一大片黑松林。就在松林下邊，有五棟鶯鎮國小最古老的教室，全撥給了軍隊住著。學校三令五申，不准許學生過去。因此在學童的心中，黑松林下的一區，成了神秘的禁區。

「我都去看過好幾回呢。」阿順笑了起來。

「騙人。」我說，「你又騙人了。」

「騙你？」阿順眯著眼睛說，「爲什麼？咦呀，爲什麼？」

我們於是把書包全扔進窯子裡。阿順沒有書包，只用一條大白布巾將書本、簿子和便當紮實地打著一個小包。我們離開了廢窯，沿著相思樹林裡的一條紅土小路走下去，然後抄過一個長滿了月桃花的小丘。我忽然聞到一股奇異的香味：混合著蔥、蒜、辣椒的菜香。

「他們在吃飯哩。」阿順說。

阿順帶著頭慢跑起來。

「快去看，」阿順說，「你就沒看見他們怎麼吃飯的。」

我們跑過了小丘，跳下一條廢棄的舊鐵路，在一片蔓草中來到一個陳舊的，已經封閉多時的學校後門。一進了後門，便是一個廢棄的小園。園中豎立著一塊石碑，紀

念往昔日軍征臺時北白川宮親王在此營帳設立行宮的往事。臺灣光復以後，碑石雖在，碑上的文字，卻早被人用水泥塗去了。廢園再過去，是一片古老的黑松林。駐軍把五棟瓦頂木造的教室，分別設為廚房、軍官辦公室和營房。

我們躲在紀念碑的石台後面，看著士兵們圍蹲成三個圈子，用鋁碗、大漱口缸盛飯，就著擺在地上的菜盆裡的菜吃飯。

「好香。」阿順說。

「不香。好怪的味。」

我反駁說。

「好香。」阿順說，「你不知道的，我吃過兵仔吃的飯。」

「你騙人。」

我說。我睜大了眼睛看著士兵們蹲在地上呼呼地吃飯。有些人也站著吃。我問阿順：

「爲什麼他們不在屋裡吃？」

「不知道。」

「爲什麼不找個飯桌吃飯？」

「不知道哩。」

「他們爲什麼現在才……」我說，「才吃早飯？」

「這你就知道了。」阿順說，「他們一天只吃兩頓飯。」

「你又騙人了。」

「爲什麼？」阿順又眯著眼，不耐其煩似地說，「咦呀，爲什麼騙你？」

「你聽誰說的？」

「聽我們曾厝那邊一個人說的。」阿順現在乾脆就站著趴在石台上。「他每天都挑菜去賣給兵仔。」

「你還是蹲下吧。」我說，「你這樣，他們會看到你的。」

「看到怎樣？」阿順笑了起來。

「他們會用扁擔打死你，然後抬出去埋掉。」

「這還不是我告訴你的？」阿順說。

阿順曾說過，曾厝那個挑菜去賣給兵仔的人，有一回挑了菜去，正好有一個犯了軍紀的兵，在另外的教室裡挨打。哀號的聲音，先是淒厲，繼而衰竭，再繼而是呻吟，只聽得「關撲、關撲」的拷打聲。過了幾天，那兵死了，幾個兵用毯子裹著死

屍，用擔架抬到公墓上埋了。

「其實，也未必是被打死的哩。我們曾厝那個人說的。」阿順說。

阿順接著說，兵仔裡頭有些人患下痢，治不好。「也是我們曾厝那邊的人說的。到他們廁所挑出來的大肥，全是稀的多。」

我忽然覺得有些臭氣。我看見一小間木造的廁所，斜斜地敞開著脫落了一個門鈕的木門。一個步履蹣跚的兵，一邊從廁所走出來，一邊在繫著腰帶。

「走吧。」我吐了口水說。

我們於是悄悄地退出了那一扇廢閉不用的學校的後門。一羣白頭翁在相思樹林上噉噉喳喳地叫著。

「多嘴的白頭翁，」阿順不高興地說，「多嘴的白頭翁！」

阿順於是撿起一粒碎石，往頭頂上的相思樹梢擲去。白頭們振著翅膀飛走了，停在不遠的樹梢上，卻又依舊鼓噪起來。

「我二叔，他死定了，」阿順憂煩地說，「前年我們隔壁的阿冬姑要死了，這些死白頭也來竹圍裡吵了兩天的嘴。」

「其實，我也未必就非要那些老筍龜不可的。」

我彷彿歉然似地說。我於是也撿了幾顆石頭，遠遠地扔到白頭們正在聒噪著的樹影裡。白頭們果然鼓翼飛起了，在樹枝間跳躍了一回，就飛向更遠的林間，又開始在更遠處噉呱、噉呱地叫著。

走出相思樹林，眼前一亮，通往桃鎮的火車道，便長長地橫在我們的眼前了。阿順頓時忘卻了白頭聒噪的惡兆，三步兩步跳上鐵軌，伸開兩臂平衡著自己，在鐵軌上踩著細碎而熟練的步子。

「阿助，這樣，你會嗎？」

阿順說。

我興奮地踩上鐵軌。我雖也本能的伸直了兩臂，去平衡在鐵軌上不住地搖晃的自己的身體，卻總是踩了兩步、三步，就要跌下來。而阿順則不但已經在鐵軌上走了好一段距離，還一邊嗡嗡地唱著歌：

——張燈結彩喜洋洋，

勝利歌兒大家唱。

唱遍城市和村莊，